

宋 讀
通 鑑
論 論

223803



中華書局印行

讀通鑑論

553803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船山遺
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讀通鑑論目錄

第一卷	秦始皇	二世
第二卷	漢高帝	惠帝
第三卷	文帝	文帝
第四卷	景帝	武帝
第五卷	昭帝	宣帝
第六卷	元帝	元帝
第七卷	成帝	哀帝
第八卷	平帝	王莽
第九卷	漢更始	光武
第十卷	明帝	章帝
第十一卷	順帝	桓帝
第十二卷	獻帝	靈帝
第十三卷	三國	和帝
第十四卷	安帝	安帝
第十五卷	宋武帝	恭帝
第十六卷	齊高帝	明帝
第十七卷	梁武帝	簡文帝
第十八卷	陳高祖	文帝
第十九卷	隋文帝	煬帝
第二十卷	唐高祖	太宗

第二十一卷	高宗	中宗
第二十二卷	睿宗	玄宗
第二十三卷	肅宗	代宗
第二十四卷	德宗	憲宗
第二十五卷	順宗	敬宗
第二十六卷	穆宗	文宗
第二十七卷	宣宗	武宗
第二十八卷	懿宗	僖宗
第二十九卷	昭宗	昭宣帝
第三十卷	五代中	
卷末	五代下	

衡陽王夫之撰

秦始皇

兩端爭勝而徒爲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爲而爲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爲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爲尊人之公也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於草野之罔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疆弱相噬而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爲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七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爲郡分之爲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爲而非天下之公平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爲亨利雖聖人其能違哉選舉之不愼而守令殘民世德之不終而諸侯亂紀兩俱有害而民於守令之貪殘有所藉於黜陟以蘇其困故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於商周而若東遷以後交兵毒民異政殊俗橫斂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數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郡縣者非天

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爲天下計利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世其位者習其道法所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備於三王道著於孔子人得而習之賢而秀者皆可以獎之以君子之位而長民聖人之心於今爲烈選舉不慎而賊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況聖人未可爲郡縣咎也若夫國祚之不長爲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孔鮒藏書陳餘危之鮒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爲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嗚呼能爲無用之學以廣其心而遊於亂世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乎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穀者在我而已何用卜爲屈其道而與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與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競君子之道儲天下之用而不求用於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爲無用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秉道以自安慎交以遺物存黃農虞夏於盜賊禽獸之中奚不可穀而安用卜爲莊周懲亂世而欲爲散木言無用矣而無以儲天下之大用握粟憂深而逃羿穀其有細人之情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簡以消天下之險阻非聖人之徒其孰與歸

商始興而太甲放周始興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蘇自殺漢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則建成死於刀宋則德昭不令其終迄乎建文之變而懽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則天命以之不康湯武且不能弭後代勿論已然而胡亥殺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終安其位則伊尹周公之與趙高

相去不但若霄壤也。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足。莫甚於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託國於趙高之手。雖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託孤之舊臣。則兵連禍結。而尤爲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

二世

陳嬰之不自立也。周市之不自王也。其情均也。而周市賢矣。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義之所不敢出。害不敢自之。而遠居尊以爲天下不義之魁。負且乘。致寇至。灼然易見。而人不能知。非不知也。無志義以持其心。流俗之蠱之者進矣。陳嬰非幸而有其母。亦殆矣哉。市之一言。所謂大浸稽天而不溺。疾雷破山而不震者乎。陳餘自矜儒者。而不能守義以自王。周市雖死而如生。陳餘碌碌以死。又何稱焉。

李斯之對二世曰。明主滅仁義之塗。絕諫爭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盡古今賢不肖。無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忌。嗚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嘗學於荀卿氏矣。亦嘗與始皇謀天下而天下并矣。豈其飛廉惡來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不忍。斯之心其固以爲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卽始皇之驕悍。能受此言而不譴乎。斯抑謂天下後世之不以己爲戒首。而無所恤乎。無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夫死亦何不可畏也。失不可患而亦何必於失也。前所以自進者。非其道。繼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後所以自保者。非其術。退所以自置者。無其方。則失果可患。而死果可畏。欲無畏無患。以不言其所不忍言。又奚得乎。天下無必死之

塗。而亦無可幾幸之得。正志於早而後無所迫。則不忍不敢之心以全。早不能圖度於正。迨其後失有形。死有機。雖欲不爲此言而不得。不待上蔡東門之數肺肝。先已自裂。斯豈果無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辨人於早。不若自辨於早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衆怒之不可犯。衆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爲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諍爭絕。桎梏脫。則雖日勞於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遊驕樂。可晏享而不輟。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爲兩得之術哉。任法則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無一切之術。以自恣睢。雖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洗滌於萬民之上。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盡瘁也。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學深思也。然且樂奉名法者何也。儉以耳目。勤以耳目。而心思從其康逸也。賢者且然。况令狐綯張居正之挾權勢者哉。使讀李斯之言。知其爲導諛勸淫之術也。能勿覲然而汗下與。

懷王之立。非項氏之意也。范增之說。以爲從民望而已。臣主之名立。而其心不相釋。項氏成而懷王固不能有楚。懷王念此至悉。故一乘項梁之敗。而奪上將軍之權。以授宋義。義適遇其際。而獲懷王之心。故與計事而大悅。非悅其滅秦之計。悅其奪項之計也。宋義壁於安陽。而項羽斬之。

非憤其救趙之遲。憤其奪己之速。義之壁安陽而不進也。非欲乘秦趙之敝。欲得當以收項羽之兵也。其遣子相齊而送之無鹽也。非不恤士卒之飢寒以自侈爲懷王樹外援於齊。而因以自固也。宋義死。諸將愕然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羽之情見矣。義之情亦見矣。懷王之不能終安於項氏情亦見矣。救趙則命宋義。入關則命沛公。梁死。羽孤爲偏裨於宋義旌牙之下。爲懷王謀項者之計得矣。而抑無以服楚人之心。幸而秦之君二世也。其相趙高也。其將章邯王離也。無有能乘臣主之隙以閉楚耳。不然。雖沛公且無以自持。况義之淺謀。羽之徒勇者乎。於是而知君臣之非獨以名爲義也。天之所秩性之所安。情之所順。非是則不能以終日。范增立楚之說。董公竊素之謀。不足與於興亡久矣。

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而割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聖人且難之。况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况受納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齎粉也。然而必弑胡亥以徵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熟於計者。未有謂爲且然者矣。禍福之外。有無藉之欲焉。

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譎焉。俄頃之間。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爲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袂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稭躬慎微而求馭之之術。不墮其阱中者。鮮矣。孰謂秦之法密能勝天下也。項梁自櫟陽逮新獄。據曹咎書抵司馬欣而事得免。其他請託公行。貨賄相屬。而不見於史者。不知凡幾也。項梁楚大將軍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獄據馳書而難解。則其他位尊而權重者。抑孰與禦之法愈密。吏權愈重。死刑愈繁。賄賂愈章。塗飾以免罪咎。而天子之權。倒持於據史。南陽諸劉。屢殺人。而王莽不能問。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設大辟於此。設薄刑於彼。細極於牛毛。而東西可以相竄。見知故縱。蔓延相逮。而上下相倚以匿姦。閭位之主。竊非分而夢寢不安。藉是以箝天下。而爲天下之所箝。固其宜也。受天命。正萬邦。德足以威而無疚。婉者。勿效爾爲也。寬斯嚴。簡斯定。吞舟漏網。而不敢再觸梁筭。何也。法定於一王。而獄吏無能移也。

讀通鑑論卷一

讀通鑑論卷二

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議

漢高帝

有天下者而有私財。業業然守之以爲固。而官天地府萬物之大用。皆若與己不相親。而任其盈虛。鹿橋鉅臺之愚。後世開初之英君。皆席以爲常。而貽謀不靖。非僅生長深宮。習奄人汙陋者之過也。滅人之國。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則據之以爲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宮。而五代之積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輦而之於南畿。嗚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儉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然若上天之寶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懷握之金貨而已矣。禍切剝牀。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爲盜資。夫亦何樂有此哉。漢王之入秦宮。而有豔心。見不及此。樊噲曰。將欲爲富家翁耶。英達之君。而見不及噲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至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於此矣。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斤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飢寒以死。周有大賚。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無覆宗之慘。民亦無凍餒流奪之傷。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誦。尙知懲乎。

韓信數項羽之失。曰。有功當封爵者。印刻敝忍不能予。繇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爲將。而不與聞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終者。胥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賞亦豈必其足榮哉。榮以其難得。

而已。人主輕之。天下獵之。人主重之。天下榮之。宋藝祖許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則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於必得之不足歟也。羽不惜屈己以下人。而靳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乎。漢高天下既定之後。侈於封矣。反者數起。武帝奪之而六寓始安。承六王之敝。人思爲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爲。管蔡之親。不相保。而况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已。乃爲天子君臣相貿。期而報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抑信之爲此言也。欲以脅高帝而市之也。故齊地甫定。卽請王齊。信之懷來見矣。挾市心以市主。主且窺見其心。貨已離而有餘怨。雲夢之俘。未央之斬。伏於請王齊之日。而幾動於登壇之數語。刀械發於志欲之妄動。未有爽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爲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語。況乎人主之固不可以是心市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憤。曹彬之明。保泰居盈之道。得之矣。奚必踐姑許之言。而褻天之景命哉。若夫項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說不如陳平之言之允也。陳平曰。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盡不知人有蔽之者也。項瑣姻亞。踞驪仕。持大權。而士惡得不蔽。雖然。亦有繇爾。羽以詐與者也。事懷王而弑之。屬宋義而戕之。漢高入關而抑之。田榮之衆來附。而斬艾掠奪之。積忤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伎已輕殘殺者。大怨在側。而怨不可狎。左顧右盼。亦唯是兄弟姻黨之足恃爲援。則使輕予人以權。己且爲懷王。己且爲宋義。惴惴慄慄。戈戟交於夢寐。抑惡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無救也。爲漢王之腹心者。項伯也。其

兄弟也。追而迫之劉者，呂馬童也。其故人也。從之於大敗之餘者，三十餘騎。而兄弟姻亞不與焉。懷恩求援，而終以孤立。非刑印不與者，基己而賊之。其親戚之叛已久矣。不疚於天，則天無不祐。不媿於人，則人皆可馭。正義以行乎坦道，而居天下之廣居，無所偏黨，而賞罰可以致慎，而無所徇，得失之幾，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親賢，行誘餌，賤名器，以徇游士貪夫之競躁，固項羽之所不屑爲者也。名義云者，因名以立義，爲可繇，不可知之民言也。不知義矣，爲之名以使之顧而思，抑且欲其顧而思而不但名也。況君子之以立民極，而大白於天下者哉。謂董公說高帝爲義帝發喪，爲漢之所以興者，率天下後世而趨於僞，必此言夫。忠孝非人所得而勸也。如其勸之，動其不敢不忍之心而已。心生而後有事，事立而後有禮，禮行而後有名。名者三累之下，天下爲之名，而忠孝者不欲自居。高帝無哀義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彭越之敗，幾死幾亡，而縞素之名，不能爲之救，則塗飾耳目，以故主復讎之名，無當於漢之興明矣。雖然，以此正項籍之罪，使天下取戴之爲君長也，則有餘何也。籍者，芋氏之世臣也。援立義帝者，項梁之以令諸侯者也。劉氏世不臣於楚，其屈而君懷王也。項氏制之耳。高帝初無君懷王之心，則可不哀懷王之死，爲天下而討弑君之賊，非人弑己君而有守官之責者也。故發喪之後，高帝亦終不挾此以令天下，而數羽之罪，不嫌以背約不王己於秦爲首，則董公之說，亦權用之一時，而高帝亦終不以信諸心。嗚呼，貌爲君子者，日言心而以名爲心，日言義而以名爲義，告子惡得不以義爲外，而欲戕賊之乎。秦滅六國，互相噬而殲者勝耳。若其罪莫甚

於殄周，楚幸不亡於秦，而楚且爲秦，非其世臣，非其遺胄，抑何必戴楚以爲君，戴楚者，項氏之私義也。漢亦何用引項氏之義以爲己義乎。此義不明，但有名而即附諸義焉。李嗣源夷裔也，名爲唐而唐之李昇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也。名爲唐而又唐之有名而無義，名爲義而義不生於心，論史者之亂義久矣。中國立極之主，祖考世戴之君，明明赫赫，在人心而不昧，臣子自有獨喻之忱，行其不敢不忍者，而豈但以名哉。

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惟貪功之人乎。酈生說下齊，齊已受命，而漢東北之慮紓，項羽右臂之援絕矣。酈布盜也，一從漢背楚，而終不可叛，況諸田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於漢也。亡疑乃韓信一啓貪功之心，從蒯徹之說，疾擊已降而酈生烹，歷下之軍，喋血盈野，諸田卒以殄其宗，慘矣哉。貪功之念，發於隱微，而血已漂鹵也。龍且亦猶是也。軍於高密，客說以深壁勿戰，令齊王招散民，反漢而歸己。漢客兵不容於久留，而必潰敗，以全三軍，莫楚勢而保齊，豈不賢於浪戰以死亡乎。且則曰，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雖其後勝敗不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信以其毒毒齊，而齊民駢死，田氏以亡，且以其毒自毒，而澠水涌流，楚軍大覆，田氏不救舉人之宗社人民，存亡生死之大，而不滿枝人之黔壘，毒螫人而蠶蠶亦死，信幸破齊以自請王齊，而未央之誅，已伏於此，且亦以其身斃於澠水之上，然則貪功而毒人，亦自難其項領而速之斬也。悲哉，愚不可瘳已。李左車下全燕而燕不叛，隨何收九江而鄴布無疑，善用者亦何利有貪功之人，以賊天下而多其費哉。漢雖有齊而力已疲，楚屢救齊之兵，而項王大懼，使人不黜而能

定天下未之有也。

韓信下魏破代而漢王收其兵與張耳破趙而漢王又奪其兵何以使信帖然聽命而抑不解體以屬去哉此漢王之所以不可及也制之者氣也非徒氣也其措置予奪之審有以大服之也結之者情也非徒情也無所偏任無所聽獎可使信坦然見其心也吾之所爲無不可使信知之矣信固知己之終爲漢王倚任而不在軍之去留也故其視軍之屬漢也無以異於己無疑無怨何所斬而生其忤慕乎假使奪信軍而授之他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奪其軍以防之項王一印之利而信叛三軍之重豈徒一印之子奪乎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敗以剛用之而速亡有所偏聽怙黨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於其人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漢王甫破項羽還至定陶即馳奪韓信軍天下自此甯矣大敵已平信且擁彊兵也何爲故無所挾以爲名而抗不聽命既奪之後弗能怨也如姑緩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各可據信兵不可奪矣奪之速而安以冀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斂天地之殺機而持征伐之權於一王乃以順天休命而人得以生且信始不從蒯徹之言與漢爲難者項未亡也參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徹狂惑之計耳昔者韓嘗以此持天下之縱橫然吞於秦而不救其覆軌矣信反於齊則張耳扼其西彭越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爲天下蠹賊信知其不可而拒徹計之深也項王滅漢王倦歸於關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徹之說信豈須臾忘哉卞莊子小死大斃一舉而兩得之術俟時而發發不旋踵

矣其曰不忍背漢者姑以謝徹耳削王而侯國小而無兵尙欲因陳稀以發難擁三齊之勁旅西嚮而虎視尙誰忌哉或曰宋太祖之奪藩鎮也類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懷德之儔也割地而王據屢勝之兵非陳橋擁戴之主也故宋祖懲羹吹齏而自弱漢高拔本塞源以已亂迹同而事異其權不在形迹之閒也

漢王初卽皇帝位未封子弟功臣而首以長沙王吳芮閩粵王無諸此之謂大略二子者非有功於滅項者也追原破秦之功而封之以天下之功爲功而不功其功此之謂大公楚漢爭於北而南方無事久於安則亂易起立王以鎮撫之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以項羽宰天下不公爲罪而討之反其道而首錄不顧之績此之謂不遺遺得尙於中行若此者內斷之心非留侯所得與况蕭何陳平之小智乎量周天下者事出於人所不慮若迂遠而實協於人心此之謂不測

秦項已滅兵罷歸家何其罷歸之易而歸以卽乎安古者兵皆出於農無無家者也罷斯歸矣漢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齊趙之師不戰其地不擾其人無閭井之怨歸斯安矣後世召募失業之民欲歸而無所歸則戰爭初息而遺歸之也難善師古者旁通而善用之則漢抑有民相聚山澤不書名數者復其故爵田宅教訓而優恤之之詔是可爲後世師者也無所侵傷於民而禁其仇殺非有官爵田里而爲之授以陳地寬假以徭役而命爲稍食之胥卒以此散有餘之卒熟計而安存之爰患亡術哉高帝甫一天下而早爲之所國不廢農不困兵有所歸下令於流水之源而條委就理不謂之有大略也得乎

以大義服天下者以誠而已矣。未聞其以術也。奉義爲術而義始賊。義者心之制也。非天下之名也。心所勿安而忍爲之以標其名。天下乃以義爲拂人之心。而不和順於理。夫高帝當窘迫之時。豈果以丁公爲可殺而必殺之哉。當誅丁公之日。又豈果能忘丁公之免己。而不以爲德哉。欲懲人臣之叛其主。而先叛其生我之恩。且書然曰。是天下之公義也。則借義以爲利。而吾心之惻隱亡矣。夫義有天下之大義焉。有吾心之精義焉。精者純用其天良之喜怒恩怨。以爲德威刑賞。而不雜以利者也。使天下知爲臣不忠者之必誅。而畏卽於刑。乃使吾心違其恩怨之本懷。矯焉自誣以收其利。然其義爲賊仁之斧。而利之罔也乎。故赦季布而用之。善矣。足以勸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廢而勿用可也。斬之則導天下以忘恩矣。恩可忘也。苟非刑戮以隨其後。則君父罔極之恩。孰不可忘也。嗚呼。此三代以下。以義爲名爲利。而悖其天良之大惡也。

留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溫公曰。明哲保身。子房有焉。未足以盡子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韓。爲韓報讎。身方事漢。而暴白其終始爲韓之心。無疑於高帝之妒。其志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於雄猜天子之前。且曰。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視漢之爵祿爲鴻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榮辱。不知有利害。豈嘗逆億信之必夷。越之必隨。而屢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貞。而心之潔矣。是以舉太子以託之。而始終不忤。嗚呼。惟其誠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卽不幸而見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內懷忠而外姑爲佞也。曹操之甚毒也。徐庶懷先主之知。始終不與謀議。而操無能害。况

高帝之可以理感者乎。若夫未忘故主。而匿情委曲。以避患。謝靈運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孰聽之哉。

中國夷狄之禍。自冒頓始。冒頓之闖入句注。保太原。自韓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韓之故。封而徙於太原。其欲甘心於漢久矣。請都馬邑。近塞而易與胡通。數使之胡求和。陽爲漢和。而陰自爲降地。畜不逞以假手於冒頓。不待往降之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非韓信則冒頓不逞。非石敬瑭則耶律氏不橫。求如郭子儀與吐蕃回紇有香火緣。而無貳心者。今古無兩人。然則以狡焉不逞之彊帥。置之邊徼。未有不決隄焚林。以殘剽內地者也。飢鷹獵犬。不畜之樊園。而軼之颶飛。奚走之地。冀免禍於目前。而首禍於千古。甚哉高帝之偷也。

魯兩生責叔孫通興禮樂於死者未葬。傷者未起之時。非也將以爲休息生養。而後興禮樂焉。則抑管子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之邪說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者。禮之幹也。禮者信之資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國。唯此大禮之序。大樂之和。不容息而已。死者何以必葬。傷者何以必恤。此敬愛之心。不容昧焉耳。敬焉而序有必順。愛焉而和有必浹。動之於無形。聲之微。而發起其莊肅樂易之情。則民知非苟於得生者之可以生。苟於得利者之可以利。相恤相親。不相背棄。而後生養以遂。故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亂。然則立國之始。所以順民之氣。而勸之休養者。非禮樂何以哉。譬之樹然。生養休息者。枝葉之榮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潤也。今使種樹者曰。待枝葉之榮。而後培其本根。豈有能榮枝葉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駕甫脫而息。

賈革之射。修禮祀之典。成象武之樂。受命已末。制作未備。而周公成其德。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秦之苛嚴。漢初之簡略。相激相反。而天下且成乎鄙倍。舉其大綱。以風起於崩壞之餘。亦何遽不可。而非直無不可也。非是則生人之心。生人之理。日頽靡而之於泯亡矣。惟叔孫通之事十主而面諛者。未可語此耳。則苟且以背於禮樂之大原。遂終古而不與於三王之威。使兩生者出。而以先王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精意。舉大綱以與高帝相更始。如其不用而後退。未晚也。乃必期以百年。而聽目前之滅裂。將百年以內。人心不靖。風化未起。汲汲於生養死葬之圖。則德色父而諄語姑。亦誰與震動容與其天良。而使無背死不葬。捐傷不恤也哉。衛輒之立。亂已極矣。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務本教也。漢初亂雖始定。高帝非輒比也。輒可與而謂高帝不可。兩生者非聖人之徒。與何其與孔子之言相刺謬也。於是而兩生之所謂禮樂者可知矣。謂其文也。非其實也。大序至和之實。不可一日絕於天壤。而天地之產中和之應。以瑞相祐答者。則有待以備乎文章聲容之盛。未之逮耳。然革創者不爽其大綱。而後起者可藉。又奚必人之爛於習而物之給於用耶。故兩生者非不知權也。不知本也。

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嘗非人情也。游士之屢集於公卿之門。非其必能貴之也。蔬果之饋。集於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釋老之宮。飾金碧而奏笙鐘。媚者匍匐以請命。非必服膺於其教也。莊麗動之耳。愚愚民以其榮觀。心折魂驚。而載其異志。抑何爲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懷異耳。古之帝王昭

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見民情之所自戢。而納之於信順已。秦九成於國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廟於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兩觀以縣法。因以使之知治。營靈臺以候氣。因以使之知時。立兩階於九級。因以使之知讓。即其欲動之心。迪之於至德之域。視之有以耀其目。聽之有以盈其耳。登之降之。進之退之。有以詒其安。然後人知大美之集。集於仁義禮樂之中。退而有以自慚。非權以誘天下也。至德之榮觀。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賢者得其精意。愚不肖者矜其聲容壯麗之威。至矣哉。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宮室相誇而已。不實何之。弗修禮樂以崇德威。而責其弗儉。徒以儉也。儉於欲亦儉於德。蕭道成之鄙吝。遂可與大禹並稱乎。國無貴人。民不足以興。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任子貴於國。而國愈偷。賈人富於國。而國愈貧。任子不能使之弗貴。而制其貴之擅。賈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奪其富之驕。高帝初定天下。禁賈人衣錦綺。操兵乘馬。可謂知政本矣。嗚呼。賈人者。暴君汙吏所亟進而寵之者也。暴君非賈人。無以供其聲色之玩。汙吏非賈人。無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顏色。而聽其輝煌。復何忌哉。賈人之富也。貧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則用財也輕。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貧儒以矜夸。而國安得不貧。民安得而不靡。高帝生長民間。而習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氣蘇。然且至孝文之世。后服帝飾如賈生所譏。則抑未崇本之未易言久矣。

婁敬之小智。足以動人主。而其禍天下也烈矣。遷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以爲彊本而弱末。似也。遺女嫁匈奴。生子必爲太子。諭以禮節。無敢抗禮。而漸以稱臣。以爲用夏而變夷。似也。眩於一時之利害者。無不動也。乃姑弗與

言達生民之性就其說以折之敬之說惡足以逞哉富豪大族之所以彊者因其地也諸田非渤海魚鹽之利不足以彊屈昭景非雲夢澤藪之資不足以彊世家非姻亞之戚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屬不足以彊棄其田里違其宗黨奪其所便拂其所習羈旅寓食於關中土著之閒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氣酸沮喪曹子桓云客子常畏人諒矣哉畏人者尙能自彊以爲國彊邪固不如休息餘民而生聚之也故貧民尙可徙也舍其瘠土而移其窳俗可使彊也豪傑大族摧折彫殘而日以衰聚失業怨咨之民於聲穀之下弱則靡而悍則戇豈有幸乎而當時之爲虐甚矣匈奴之有餘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習然也性受於所生之氣習成於幼弱之時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而不以爲辱夷且往來於內地而內地之女子婦於胡者多矣胡難雜母之氣而狎其言語駸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餘故劉淵石勒高歡宇文黑獺之流其狡獪乃凌操懿而駕其上則禮節者徒以長其文姦之具因以屈中國而臣之也有餘而違臣中國哉凡斯二者皆敬之邪伎以此破之將孰置喙而徙民之不仁和親之無恥又不待辨而折者也

陳豨之反常山郡亡其二十城周昌請誅其守尉高帝曰是力不足亡罪守尉視屬城之亡而不效其死力昌之請誅正也雖然有辨寇自內發激之以反反而不覺覺而置不以聞不爲之備不亟求援則其誅勿救也無疑寇自外發非其所激非所及覺覺而兵已壓境備而不給待援不至其宥也無疑故立法者無一成之法而斟酌以盡理斯不損於國而無憾於人陳豨之反非常山之所能制而能

早覺者也故周昌之按法不如高帝之原情雖然止於勿誅而已矣其人不可復用也所謂近死之心不可復陽也叔孫通之諫易太子也曰臣願伏誅以頸血汙地烈矣哉夫抑有以使之然者高帝之明可以理喻也呂后之權足恃也留侯四皓之屬篇之羽翼而跪隨者憚高帝而不敢競也通知必不死即死而猶有功何憚而不爭嗚呼以面諛事十餘主之通而犯顏骨鯁也可使如此上有明君下有賢士大夫佞者可忠柔者可彊天下豈患無人材哉匪上知與下愚未有不待獎而成者也

惠帝

曹參因蕭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惟其時之不得不因也高帝初崩母后持權於上惠帝孱弱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將何爲哉魯兩生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唯惠帝之時言此爲宜爾周公之定禮也流言未靖東郊未定商奄未殄不逮及也參非周公之德而值其時乃欲矯革創之失以改易一代之典則人心不寧而亂即於此起易於益之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元吉而後无咎利者非其利也風淫於上而雷迅於下其吉難矣夫飭大法正大經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有本焉有末焉有質焉有文焉立綱修紀撥亂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則者其本也緣飾以備其文章歸於允協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積也文者非一端之飾也據立而不可一日緩者其本質也俟時而相因以益者其末文也高帝之時不可待也而兩生之說非矣無以植其本則後起者無藉也而錮人心風俗於簡略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雖有其志而無其徵雖有其主而無其臣故迄乎武帝僅得董仲舒之疏漏

而曲學阿世之公孫宏者且進也。不足以有爲矣。此高帝不夙兩生不出之過也。惠帝曹參之時不可不因也。有周之遺文六國之遺老雖有存者可與釐定蕭何之法叔孫通之禮以折衷三代昭示來茲而母后悍權姦張內難且作更張未幾而禍發於中勢將指創制顛覆爲釁端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爲戒其弊也詩書道圯俗學苟容人心趨靡彝倫日敷漸漬以益流爲倫薄所必然矣嗚呼方正學死而讀書之種絕於天下則漢之猶有買董臧絅以存古道於百一者非曹參有以養之乎故唯曹參者可以因也時也前此而爲高帝當教其質後此而爲文景必致其文時也兩生傲而不出文景讓而不違遠乎時遠乎道矣語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德也非競以兵也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二陽於四五而分四陰於上下陽文德也陰武功也近九五者陽而屏陰於外內文教而後不虞以戒矣漢聚勁兵於南北軍而兵積彊於天子之肘腋以是爲競王室鞏邦畿戒不虞之計焉然天子豈能自將之哉必委之人而人不信則委之外戚委之中官以爲瞞我而可無虞者乃呂祿掌北軍呂產掌南軍呂后死且令據兵衛宮以遂其狂逞而劉氏幾移於呂其後實梁何進與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誅殺以脅天子者喋血相仍卽其未亂也人主之廢立國事之措置一聽命於大將軍而丞相若其府史使利器不操於其手則三公九卿持清議於法宮之上而執政恣睢以逞乎天下散處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衛四夷而聽命於帥者也近在肘腋而或掣之矣周勃

僥得而成實武僥失而敗人主贊立於上而莫必其操縱則亦危矣唐當天寶之前無握禁兵於禁衛者故撲二張諸武如縛雞之易借曰不競然且安史犯關而旋踵以平貞元以後魚朝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劉季述所挾以驕而廢主弑君如吹枯而振槁其所恃者豈非天子所欲聚以自競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攘於前趙氏奪於後不出郊關而天下以移究所以禦夷裔而除盜賊者又不藉此也則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亂而已邊徼之備不修州郡之儲不宿耀武於法宮明堂之側舍德而欲以觀兵棄略而欲以炫勇天子之服天下豈以左矛右戟遙震遐方而使警乎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則內戚奄宦遠邇而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怵然畏天下之議其後而無挾以爭卽有逆臣猝起以犯順亦互相牽曳而終以潰敗推而大之舜禹之舞干而三苗效順亦惟不與天下競勇而德威自震胥此道焉耳矣嗚呼聚兵於王室以廢天下於轉輸祇以召亂而弗能救亡豈非有天下者之炯戒哉

文帝

賊以安君之謂忠直以正友之謂信忠信爲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寧矣周勃平諸呂迎立文帝而有德色非有罔上行私之隱也不學無術而忘其驕耳袁盎與俱北面事君尊卑雖殊固有同寅之義規而正之勃豈遽怙而不改藉其不改而後廷折之勃過不揜而文帝之情亦釋矣乃弗規弗折而告文帝曰丞相驕陛下謙讓臣主失德斯言出而釁忌生勃之禍早伏而不可解險矣哉帝之謙非失德也尊有功而禮大臣亦何非太甲成王之盛心而導

之以猜刻此之謂不忠諒其心之無他弗與規正而行其譏聞此之謂不信益之險詭推刃疊錯而奪之權於勃先之矣小人之可畏如此夫乃抑有姦不如姦者淺而躁禍迫而不知大體擊於目即騰於口貽禍臣主追悔而弗及非益類而害與益等故人主之宜遠躁人猶其遠姦人也則親親尊賢之道其全矣乎

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君子而後有終非君子而謙未有能終者也故矯也鳴也勞也而終之以侵伐雖吉无不利而固非以君子之道終矣君子之謙誠也雖帝王不能不下邱民以守位雖聖人不能不下芻蕘以取善理之誠然者殫心於此而誠致之天下見爲謙而非有謙也而後可以有終故讓誠也任亦誠也堯爲天下求賢授之舜而不私丹朱與禹之授啓湯之授太甲武王之授成王一也皆誠也舜受於堯啓受於禹與泰伯之去句吳伯夷之逃孤竹一也皆誠也若夫據謙爲柄而矯之而鳴之而勞之則姑以此謝天下而不自居於盈則早已有填壓天下之心而禍機伏而必發故他日侵伐而无不利黃老之術離誠而用僞久矣取其鳴謙之辭驗其侵伐之事心跡遽初終實抑將何以自解哉故非君子未有能終其謙者也司馬建太子文帝詔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諸父昆弟之懿親宜無所施其僞者而以觀其後吳驍楚戊淮南長無一全其軀命者尺布斗粟之施取疾於天下而不救然則詔之所云以欲禽固張之術處於謙以利用其忍亦險矣哉且夫言者機之所自動也吳楚淮南聞斯語而散動其妄心則雖欲撲之而不得故曰火生於木而焚生火之木自生而自剋也文帝亦何利焉至於侵伐而天

下亦殆矣君子立誠以修辭言其所可行行焉而無所避使天下洞見其心而鬼神孚之兵革之萌銷於心而機不復作則或任焉而無所用謙或讓焉而固誠也非有僞而託於鳴者也何侵伐之利哉

漢興至文帝而天下大定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斯其時矣魯兩生百年而後興之說謬矣雖然抑豈如誼之請遽興之而遂足以興邪武帝固興之矣唐元宗欲興之矣拓拔氏宇文氏及宋之蔡京亦皆欲興之矣文帝從誼之請而一旦有事於制作不保其無以異於彼也於是而興與不興交錯以凋喪禮樂而先王中和之極遂斬於中夏夫誼而誠欲興也當文帝之世用文帝之賢導之以中和之德正之於非僻之萌養之以學問之功廣之以仁義之化使涵泳於義理之深則天時之不可逆而正朔必改人事之不可簡而服色官名之必定至德之不可數而禮樂之必興怵惕而不安於其心若倦於遊而思返其故抑且有大美之容至和之音髣髴於耳目之間而追欲遇之則以文從質以事從心審律呂於銖象之間考登降於周旋之際一出其性之所安學之所裕以革故而鼎新不待歷歲年而燦然明備矣誼之不勸以學而勸以事則亦詔相工瞽之末節方且行焉而跛倚聞焉而倦臥情文不相生焉足以興故文帝之謙讓誠有數於此也固帝反求而不容自誣者也禮樂不待興於百年抑不可遽興於一日無他惟其學而已矣或曰成王幼冲德未成而周公亟定宗禮何也曰周公之自定之也非成王之能也迨其後成王日就月將而緝熙於光明乃以用周公之所制而不愆誼固非周公藉令其能如周公而帝以黃老之